

能源与安全

能源与环境研究所出版·美国华盛顿·二〇〇二年第三期·总第22期

权力统治还是法治？

——美国对与安全有关的条约的遵从情况

尼科尔·戴勒¹



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和代表在《国际刑事法庭罗马法令》于2002年7月1日生效时鼓掌(支持)。横幅写着“妇女欢迎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庭是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刑事法庭。美国尽管是签字国，但它现在反对国际刑事法庭。

美国可以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体系的奠基者之一。它引导了联合国的形成，并曾在起草和发展国际人权机制以及国际司法机构中发挥过关键作用。

然而，美国融入国际法律体系的许多努力受到美国参议院和政府其他有影响的成员的阻挠。这些人相信，没有国际法律的拖累，美国能够更好

地追求它的利益。国际法律义务被(这些人)视为干涉美国主权并限制了美国根据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的能力。这种哲学在美国拒绝加入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中得到具体体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还没有采纳或对许多人权条约持有重大保留。

反对参与国际事务之声在这些年里时起时伏，但是越来越多有影响的政策制订者抵制将与其它国家的协议正式化的观点，对于以条约为基础的影响全球安全的国际法律体系就尤其如此。结果，美国拒绝或损害了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并会有助于加强全球安全的

在本期内

核武器与不扩散:	
俄罗斯的观点	15
条约概览	8
原子迷宫	21

条约。这些条约包括《反弹道导弹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地雷条约》、《国际刑事法庭》、《〈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以及《京都议定书》。而且，美国不遵从其它一些重要的全球安全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具体来说就是《化学武器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核不扩散条约》、以及可能还有《生

**国际安全的观点还必须考虑
美国的行为如何威胁了
美国和世界人民的安全，这尤其因为
美国为其它国家和非国家团体
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

物武器公约》。第8和第9页上的表格总结了美国对这些条约的遵从情况。

当前的情况是，由个人组成的团体能够制造那种过去被认为只有超级大国才能造成的破坏。在这种环境下，全球安全无法靠国家间的仅用于减少或限制其使用武器的协议来维护。全球安全需要监测那些能够造成大规模毁伤的材料，也需要一个强化的体系来将破坏者送交司法审判，这一需求部分可以通过国际刑事法庭得到满足。而且，国际安全的观点还必须考虑美国的行为如何威胁了美国和世界人民的安全，这尤其是因为美国为其它国家和非国家团体设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正是在这一比较宽泛的背景下，必须对美国最近对条约的行为加以研究。

《能源与安全》

《能源与安全》是一份报导核不扩散、裁军和能源可持续性的时事通讯刊物，由能源与环境研究所(IEER)一年发行4次。

IEER 地址: 6935 Laurel Avenue, Suite 204,
Takoma Park, MD 20912, USA

电话: (301)270-5500

传真: (301)270-3029

INTERNET: ieer@ieer.org

万维网地址: <http://www.ieer.org>

能源与环境研究所就广泛的问题向公众和决策者提供有见地的、明确的和稳妥的科学和技术研究报告。该研究所旨在向公共政策事务提出科学的意见，以促进科学的民主化和更健康的环境。

能源与环境研究所成员:

所长: 阿琼·麦克贾尼, 博士
全球对外协调员: 米切尔·博伊德
图书馆员: 洛伊丝·查里斯
成员科学家: 斯里拉姆·高帕尔
簿记员: 戴安娜·科恩
对外协调员, 美国: 丽莎·莱德维奇
项目科学家: 安妮·麦克贾尼
行政助理: 贝特西·瑟洛-希尔兹

感谢我们的支持者

我们衷心感谢我们的资助者，是他们的慷慨资助使我们能够对从事与核武器有关问题的基层组织提供技术帮助，并开展我们的全球对外联络项目。我们的资助者是 W. Alton Jones Foundation, Colombe Foundation, Ford Foundation, HKH Foundation,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John Merck Fund, Stewart R. Mott Charitable Trust, New-Land Foundation, Ploughshares Fund, Public Welfare Foundation, Rockefeller Financial Service, Town-Creek Foundation 以及 Turner Foundation.

也感谢赞助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科学用于民主行动》的读者，深深感激你们的支持。

制作: Cutting Edge Graphics

编辑: 丽莎·莱德维奇

本期英文版于2002年8月出版

防范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条约

《核不扩散条约》对全球安全非常重要，因为它阻止核武器的扩散。然而，美国的政策，包括那些在《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制订的政策，破坏了《核不扩散条约》中关于努力达成核裁军的基本义务。美国对《核不扩散条约》的遵从情况在第10页的文章中加以讨论。

《生物武器公约》也是防止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的潜在工具。美国于1975年批准的《生物武器公约》禁止成员国在

其没有防御性或其它和平目的的合法理由时研制、获得或保有生物制剂或毒剂；它还禁止“设计用来为在敌对目的或武装冲突中使用这些制剂或毒剂的武器、装备或运载系统”。但是，该条约缺乏诸如国家宣布使用这些制剂的设施和项目等的核查措施。没有这些（核查）措施，条约就没了“牙齿”，它无法探测出破坏（条约的）行为或慑止可能出现的破坏，它对各国分享信息也鲜有帮助。

花了七年时间，《生物武器公约》的成员国谈出了一项议定书来为监测国家的生物制剂使用情况设立一个宣布和核查机制。美国拒绝该议定书草案，并停止了创制国际性约束协议的努力，提出代之以自愿性措施的观点。对用法律手段加强《生物武器公约》的抵制看上去与这个在不到一年前受到炭疽病毒攻击的国家很不协调。

美国将自己的行为隐藏在暗处，同时却试图确证其它国家在遵守《生物武器公约》，这有损于《生物武器公约》。

同时，美国的生物（武器）防御项目可能超出了《生物武器公约》所允许的活动的上限。作为其生物（武器）防御项目的组成部分，美国秘密制造了一个模型生物炸弹并将炭疽病毒武器化。这些活动可以被视为破坏《生物武器公约》，因为尽管它们所声称的目标是防御性的，但《生物武器公约》不允许生产武器。这些以及其它生物（武器）防御活动进行得很隐秘，因此美国（在《生物武器公约》）的条约伙伴还没能正确评估美国（对条约的）遵从情况。美国将自己的行为隐藏在暗处，同时却试图确证其它国家在遵守《生物武器公约》，这有损于《生物武器公约》（的执行）。

另一个防范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条约是《化学武器公约》。美国于1997年批准的《化学武器公约》禁止研制、获得、转移或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成员国宣布相关的化学品和生产设施。这些宣布的化学品和设施要接受常规视察，而如果成员们怀疑存在不遵从（条约的行为），他们还可以要求对某一成员国实施质疑性视察。

在为实施该条约而立法的过程中，美国强行对与视察有关的几项条约款项施加了限制，包括限制广泛取样和授予总统以国家安全名义拒绝视察的权利。《化学武器公约》不允许这些限制，并且已经包含了完整的保护机密情报的防护措施。这些限制可

能妨碍得出精确的视察结论。而且，其它国家，如印度和俄罗斯，已经开始向对它们的视察施加相似的限制。

气候变化——日益显露的安全威胁

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现在决定性地支持这种信念，即迅速出现的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释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而二氧化碳占总释放量的约百分之五十。布什政府最近向联合国报告说，燃烧矿物燃料对近期的全球变暖负有主要责任。它还指出，实质性的环境变化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出现。²急剧的气候变化可能对全球安全造成重大影响，比如：几百万抑或甚至几千万人口可能由于洪水或食物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成为难民，这样减少释放（温室气体）的需求就愈加紧急了。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员，美国有义务采取“预防措施以预防、阻止或最小化气候变化的进程”。1997年，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脱胎而来的《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制订了约束性标准。发达国家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较高，因此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义务首先采取行动。美国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差不多四分之一负有责任。它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又拒绝批准该议定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

了区别对待的态度。被《京都议定书》要求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其它大多数国家已经同意在美国不参与的情况下也执行该排放限制。

不管美国是否参加《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的义务依然存在，而且没有得到执行。布什政府在最近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报告中承认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该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关注“适应（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挑战”³而不是减缓（气候变化）。该政府所主张

**美国的这些行为反映出，
它越来越抵制
作为国际法下的平等一员
来参与（国际事务）。**

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性措施，所执行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方案也仅将目标定在减少美国经济（发展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该方案会减少每单位经济产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但是对于降低浓度的标准定得很低，以至于（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将仍然继续增加。这样，美国不仅损害了《京都议定书》的成就，它的政策还破坏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义务，因为美国的这些政策将导致温室气体排放持续的实质性的上升，并加重人为的气候变化。

国际刑事法庭

根据《罗马章程》建立的国际刑事法庭于2002年7月1日起生效。国际刑事法庭是世界上第一个审判在成员国领土上发生的或由成员国国民实施的特殊罪行的永久性刑事法庭。目

前受到国际刑事法庭司法管辖的罪行有种族灭绝、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⁴通过慑止严重的国际犯罪，国际刑事法庭将有助于全球安全，而且它不允许国家首脑或其他任何官员得到豁免。运作起来的国际刑事法庭还将有力地加强现有的关于反对使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戒律。

自起草《罗马章程》时起，美国一直在寻求由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哪些案子应该被递交国际刑事法庭，但不太成功。令国际刑事法庭从属于联合国安理会将使美国和其它四个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得以阻止其公民和其盟友的公民被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美国还抗辩说，其国民会受到出于政治动机的诉讼的伤害。国际刑事法庭用许多程序性的防护措施来应对这些担心。例如，国际刑事法庭的检控官从事的调查需要得到法庭的允许。还有，当有关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提出诉讼时，法庭仅有裁判权。

克林顿总统最终在《罗马章程》上签字，但同时又从他的支持中后退，谈到所谓的“根本性担忧”。最近，布什政府发出通告，它不打算成为该条约的成员。⁵美国现在不受拘束地寻求削弱（国际刑事）法庭的办法，比如：拒绝将疑犯引渡给国际刑事法庭，通过与其它国家达成协议禁止将美国国民引渡给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在给一些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中附加不参与国际刑事法庭的条件等。最明显的是，美国做出各种尝试以使美国公民不参加任何联合国维和行动。美国不仅不加入国际法的这一最新形式以帮助找出和慑止对全球安全的重大危

害，相反，它寻求削弱这一国际法新形式的工作。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国民将象其它所有国家的国民一样可能受到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

条约与全球安全

（美国的）这些行为反映出，它越来越抵制作作为国际法治下的平等一员来参与（国际事务）；传统的讨价还价对达成合作性的协议是必须的，但美国正拒绝这一点，而倾向于依赖军事防御。例如，参议员约翰·凯尔争辩道，“对美国来说，更成功和现实的战略态势将是更多地依赖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手段——我们自己的防御，而不是对恶劣行为的良好愿望。”⁶如果大多数国家习惯性地破坏他们对安全条约的承诺，（美国的）这种论调也许还有道理。但是，大多数国家确实遵守国际法。在遭到破坏的同时，（国际）法律体系并没有因为有些行为者不遵从而被放弃。

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助理国务卿约翰·伯尔顿是布什政府中有影响的成员，他所表达出信念是，国际法并不是真正的法律：

“也许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去遵守一项条约的条款，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条约提供的多种利益人们也希望这样做，但这不是因为美国‘法律上’有义务这样做。”⁷这种边缘化条约的愿望植根于对条约干涉美国主权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恐惧。而且，诸如伯尔顿等人所提出的评论不相信条约包含有足够的手段可以迫使所有成员加以遵循。

在顾虑到条约不必要地限制了美国的行动，包括威胁了（美国的）主权的同时，这种论调忽视了国际法象国内法一样所带来的利益。政府在单独的个体之上构成，以提供一种手段来限制任何个人或团体将其权利置于其他人之上，并在越界情况出现时加以调整。作为回报，在民主社会中，人民愿意放弃某些行动自由。行动自由与限制之间的平衡有助于提升共同安全。安全与合作在法律指导下的这些原则适用于全球层面，就象其在单个国家适用一样。

条约的实施问题应该引起关注，但是这绝不应该成为不加入（条约）的理由。有各种强制执行手段可以用来对付不遵守对条约的承诺。可以使用各种制裁，包括撤消条约机制中规定的特权、禁运、禁止旅行、减少国际金融援助或贷款、以及冻结国家或个别领导人的财产等。制裁的实施可以由个别国家、国家集团、集体行动的条约机制的各成员国、或（联合国）安理会进行。不遵从的问题还可以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法庭。

一方面，确实存在强制执行条约使其得以遵从的机制；另一方面，这些机制需要得到加强。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正在削弱强制执行条约的机制。拒绝加入国际刑事法庭就是一例。还有，强制执行需要监视和探测，这在许多情况下意味着建立核查和透明制度。然而，

美国在《化学武器公约》问题上已经试图将其排除在透明和核查制度之外。它已经拒绝了一项具有很强的核查条款的条约，这是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在《生物武器公约》问题上拒绝同意任何视察议定书。在美国将其自身排除于相似的考察之外时，其它国家抵制美国的要求，这从它们几近完美地在遵从（条约）的情况下就可以知道。

在美国反对条约的背后深藏着一个观点，这种未言明的信念认为，美国是“高尚之国”，它不需要条约的限制来（帮助它）做正确的事情。与

“命定论”的意识形态相呼应，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善的，它允许美国相应地运用其权力。这种观点与那种认为法治可能在全球事务中实现的观念背道而驰。如果，特别是在当今不平等和不公正充斥全世界的背景下，权力统治而不是法治成为（主流）观念，那么安全很可能无法实现。

通过相互协调地地方间的、国家间的、地区间的以及全球的行动和合作，国际安全能够最好地得以实现。条约，象工具箱里的其它工具一样，也不是万能的。与国家的法律一样，某一条约也许在整体上或有部分不公正或不明智。如果这样，可以修正它。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多边协议的框架，代之而起的就是，国家在其自身利益要求采取行动时将自行其事，当它们

**如果，特别是在当今
不平等和不公正充斥
全世界的背景下，权力统治
而不是法治成为（主流）观念，
那么安全很可能无法实现。**

愤愤不平时就着手单独对付对方。这种办法让强大者成为警察、检控官、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包办一切。这条道路只能引向法律的滥用，草菅人命。

对于美国来说，其整部历史的丰碑就是其作为法治先驱者的作用，走上无视国际法的道路就是抛弃其历史给世界的最好贡献。拒绝以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法律体系而不是用它所拥有的各种力量来建设这种法律体系不仅不明智，而且极其危险。在使全球性条约成为应对 21 世纪安全挑战的关键手段方面，美国与其它国家联手来至关重要。

¹ 尼科尔·戴勒是能源与环境研究所和核政策律师委员会的顾问，“权力统治还是法治？评估美国在与安全有关的条约上的政策和行为”报告的主要编写者。本文就是根据该报告改写而成。除非另有说明，

参考文献都出自原报告。原报告的完整版请查看核政策律师委员会的网址 (www.icnp.org) 和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的网址 (www.ieer.org)。

² “关于气候的行动报告 2002 年”，网上在 <http://www.epa.gov/globalwarming/publications/car/index.html>。

³ “关于气候的行动报告 2002 年”，第 6 章，第 82 页。

⁴ 一旦成员国采纳了一致的定义，侵略也将被增加为一种罪行。

⁵ 根据有关条约制订的法律，在条约上签字象征着有意批准该条约，并承担义务不卷入会“破坏”该条约“宗旨和目标”的活动，直到其明确表明不打算成为条约成员的意图。《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8 条。

⁶ “参议院为何拒绝《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该条约消逝的影响”，参议员约翰·凯尔 2000 年 6 月 5 日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讲话。

⁷ 约翰·伯尔顿：“国际事务中有真正的‘法律’吗”，《跨国法律与当代问题》，第 10 卷，2000 年春。

支持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的工作

你的赞助将帮助我们在一个更安全和健康的环境中促进科学的民主化。

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的地址：

6935 Laurel Avenue, Suite 204

Takoma Park, Maryland 20912, USA

Tel: 1-301-270-5500

有疑问吗？给我们发 email: ieer@ieer.org 或致电: 1-301-270-5500

安全的服务器: www.ieer.org/contrib.html

更多有关能源与环境研究所的介绍见: www.ieer.org/ieerinfo.html

原子迷宫答案

《科学用于民主行动》，第 10 卷第 3 期，2002 年 5 月

- | | | |
|------------------------------------|-----------------|------|
| 1. a. 6.52×10^{-2} 毫雷/微微居 | d. 178 倍 | 2. 对 |
| b. 0.978 毫雷/升 | e. 0.0840 微微居/升 | 3. c |
| c. 714 毫雷/年 | f. <i>iii</i> | 4. 错 |

条约概览：美国对与安全有关的九项条约的遵从情况综述

尼科尔·戴勒 整理

条约	美国的参与情况	关键条款	美国的遵从情况
《核不扩散条约》	1970年3月5日批准	《核不扩散条约》允许两种成员国：被禁止获得、制造或转移核武器的非核武器国家（第一、二条），以及同意“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有效措施，以及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控制下的一项全面和彻底的裁军条约，真诚地寻求谈判”的核武器国家。	美国目前的政策，正如它被解读的，没有履行其裁军义务。根据2002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美国计划在没有限制的核力量，并扩大使用核武器的选择。美国最近与俄罗斯达成的条约也不充分，因为其削减的核弹头并非不可逆转。
《反弹道导弹条约》	1972年批准；成员国身份终止于2002年6月13日	反弹道导弹体系是“对付战略弹道导弹或其在飞行弹道中的组件的系统”。成员国同意每方将反弹道导弹系统限制在一个导弹防御场（最初为两个，但在修正案中做了修改）。该条约为了在美国和苏联/俄罗斯间保持战略平衡技术发展施加了限制。	美国为追求建设反弹道导弹系统而退出该条约。退出被认为是不成熟的，因为导弹防御直到遥远的将来才会违反该条约；退出是不必要的，因为俄罗斯愿意考虑修改条约；退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这部分是因为该行动为单边退出安全条约提供了一个先例。
《生物武器公约》	1975年3月26日批准	成员国被禁止研发、生产、储存、获得或保有：（1）各种在数量上超出预防性、防护性或其它和平目的所需要的微生物或其它生物制剂，或无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的毒剂；（2）设计用来为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这些制剂或毒剂的武器、装备或运载工具。	《生物武器公约》成员国经过七年努力，为《生物武器公约》制订了一项核议定书，但美国现在反对为强化该条约而开展任何制订具有国际约束力的义务的进程，而倾向于以自愿性措施取代。还有，美国自身的秘密生物防御工作也违背了《生物武器公约》对制造武器的工作禁止。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	1992年10月15日批准	成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有义务采取行动防止或减缓气候变化。某些发达国家必须在制订国家政策和采取行动抑制温室气体释放方面起带头作用。	美国没有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总体义务。在其最新的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报告，美国承认了温室气体在引发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但它注重于适应而不是减缓这种变化。美国所提出的有关（温室气体）释放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愿性的，而且不会有致地减少释放。

条约	美国的参与情况	关键条款	美国的遵从情况
《化学武器公约》	1997年4月25日批准	(1) 成员国同意不研发、获得或使用化学武器或将其转让；(2) 成员国同意销毁现有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和库存；(3) 各成员国必须宣布任何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或库存。对可能被“两用”化学品和生产设施，成员国必须允许对其进行常规视察。	美国号称其主张一项强有力的《化学武器公约》，但是它已经对视察其设施设置了一些与条约要求背道而驰的限制，其中包括保留总统阻止视察以及限制哪些设施可以被视察的权利。其它国家学美国的样。其结果是视察机制没有条约制订者(包括美国在内)设计的彻底。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1996年9月24日签字，但没有批准。1999年，参议院投票拒绝批准。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一切核爆炸，无论其出于何种目的，战争的或和平的。为了要生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必须得到44个被列出的国家的签字和批准，这些国家具有某种形式的核技术能力。美国是其中之一。	美国，还有法国，准备通过建立大型激光聚变设施致力于进行上至几十磅 TNT 炸药当量的实验室热核爆炸来违反条约对核爆炸的禁止。
《京都议定书》(之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	1998年11月12日签字	特定国家(一般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必须在2008-2012年之前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某些标准。对该组(国家)的总体标准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5%。美国的承诺是7%。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创造可持续发展来帮助其它国家。特定的工业化国家被允许通过采取行动减少未列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来完成它的排放指标。	虽然美国对全球温室气体1/4负有责任，但布什政府反对《京都议定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要调整其排放的义务却未对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也要求发达国家优先减少其排放。大多数被该联合国公约要求限制排放的其它国家已经同意遵守《京都议定书》的指标。
《国际刑事法庭》	2000年12月31日签字	于2002年7月1日成立的国际刑事法庭是世界上第一个永久性刑事法庭。它审判在成员国领土上发生或由成员国公民从事种族灭绝、战争罪行、反人类罪行、以及侵略(属就该罪行的定义达成一致时)的个人。如果拥有管辖权的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起诉，国际刑事法庭对这一案件仅具有裁判权。	尽管是签字国，但美国现在反对国际刑事法庭。美国通知联合国说，它不打算批准该法案。对美国来说，问题是它的国民也许会被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美国现在拒绝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并在探索使其公民得以豁免的办法。
《禁止地雷公约》	非成员	地雷这种武器每年不加区分地杀死或致残成千上万的人，并通过遗留大片无法使用的土地而破坏环境。《禁止地雷条约》无一例外地禁止一切针对人的地雷。它要求成员国向联合国提交实施报告，在四年内销毁库存的地雷，并在10年内销毁成员国控制区域内的地雷。	美国承诺，如果替代方案得以确定并实施，它将在2006年之前停止使用针对人的地雷。但是，该政策目前正在审议中。另一方面，美国研究中的替代方案也许不符合条约的要求，因此，即使替代方案得以确定，美国也可能无法加入该条约。

削弱核安全协议¹

约翰·伯勒斯²

阿琼·麦克费尼

《核不扩散条约》于 1968 年签字，1970 年生效。其最初规划的有效期是 25 年。1995 年，该条约被无限期延长。一方面，《核不扩散条约》对于核武器国家“真诚地”就核裁军举行谈判仅有一个相对模糊的保证；但另一方面，近期在法律、政治和外交上取得的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又已经将该保证转变为一套特定的要加以执行的承诺。核武器国家承诺它们要追求的总体目标是达成“全方位的”——国际法庭用该术语来表述核武器国家和所有国家在这方面的义务——核裁军³。

自冷战结束以来，出现了从模糊的保证向特定的承诺的转变，尽管最近发生的事件将这些承诺置于相当的危险之中。在 1995 年《核不扩散条约》审议与延长大会期间，核武器国家想要该条约得以无限期延长。（条约的）其它成员同意（条约无限期延长），如果核武器国家承诺一系列“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与目标”，其中包括：

- ▶ 在 1996 年前谈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 ▶ “立即着手并尽早完成商谈”对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生产的禁止；以及
- ▶ 做出系统、渐进的努力以在全球范围内减少核武器并最终实现彻

底的核裁军。

两项重大进展使 1996 年令人瞩目。它们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放签字，以及联合国的司法机构——国际法庭经联合国大会要求就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发表咨询意见。作为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庭为《核不扩散条约》提供了一项一致性解释，认为该条款要求成员国“真诚地寻求并**完成**在严格和有效的国际控制下导致**全方位**核裁军的谈判。”（着重号为原文所加。）虽然没有挑明，但国际法庭的推理过程清楚地显示，该义务基于《核不扩散条约》以外的来源，并因此适用于《核不扩散条约》以外的那几个国家，包括掌握了核武器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等。

在 2000 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由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南非和瑞典组成的新议程集团在寻求改变倒退以及推动特定的裁军承诺方面起了带头作用。到大会结束时，新议程集团和核武器国家各自进行的磋商形成了（会议）成果的基础——大会的最终文件要求为达成核裁军而采取 13 项“实践步骤以体现系统、渐进的努力”。这些步骤包括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不可逆转地削减核武库、降低核武器的警戒水平、以及抑制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等。关键因素在于“核武器国家明确承诺达成完全消除其核武库……”

实质上，现在看来美国已经决心

不履行其根据《核不扩散条约》所承担的核裁军义务，尤其是那些它在1995年《核不扩散条约》无限期延长过程中以及以后几年中承诺的义务，尽管《核不扩散条约》无核成员的遵从记录，除了两个例外（伊拉克和北朝鲜）之外，一直很好。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在海湾战争的余波中被发现，当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在严厉制裁的支持下（对伊拉克）实施了严格的检查。（伊拉克的核武器）计划遭到瓦解。自1998年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证实，对伊拉克所宣布的核设施进行的安全保障在发挥作用；然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强调指出，这并不证明伊拉克遵从安理会的指令。有种观点坚持认为，伊拉克已经恢复了它的核武器计划。

北朝鲜看上去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具有核武器计划，并且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其安全保障协议所要求的检查。北朝鲜至今仍然不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全面检查，以至于其（核武器）计划的范围和当前状况不明。美国还指责说伊朗拥有核武器计划，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宣布伊朗遵守其安全保障协议。

柏林墙倒塌的直接后果是在军备削减方面出现许多进展。《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谈成了。到2001年12月时，它完全得以实施。（老）乔治·布什总统与米哈伊·戈尔巴乔夫总统各自单边撤回了战术核武器。法国和英国下调了它们的（核）武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于1996年完成，而且自1996年以来，没有（核）试验是由《核不扩散

条约》的核武器成员国进行的。然而，由于美国参议院和布什政府反对批约，也由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北朝鲜还没有签约的现状，《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目前还看不到生效的前景。

在2002年1月完成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美国宣布到2007年时它将把“现役”战略部署的核武器削减到3800枚，到2012年时达到1700-2200枚之间。2002年5月24日在莫斯科签署的篇幅短小、十分简单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莫斯科条约》）反映了美国的这一计划，它要求美国和俄罗斯到2012年将“战略核弹头”（该术语未经界定）限制在1700-2200枚。该条约将在同年失效，如果不加以延长的话。条约也可以仅基于执行“国家主权”的目的于三个月通知期后终止；核武器条约中关于退出的典型条款——在发生危及国家“最高利益”的“特殊事件”的情况下——未被采纳。

美-俄协议以及两国所宣布的计划至少在一种意义上是积极的，那就是它们推动了达成削减核武器协议的进程，这一进程自苏联1991年12月解体以来已经荒谬地停止不前了。但是，每一方在10年内在武库中保留一支由约2000枚部署的战略核军备构成的力量从而存留了摧毁双方的能力，并正如我们所知的，事实上可以毁灭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体。除了这一根本性的缺陷，还有几项严重的并相互关联的问题，使（核武器）削减无法符合《核不扩散条约》成员在2000年所提出的要求。核武器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正在以以下方式违

背其在当年做出的承诺：

1. “莫斯科条约”没有要求销毁运载系统或拆除弹头，这不同于以前的军备削减条约以及计划中的 START III 协议。
2. 美国计划以能够在几周或几月里重新部署的“反应力量”方式保留大量额外的弹头。
3. 没有迹象表明美国计划降低其现役部署的战略军备的战备水平。在希望高警戒弹头的数量在下十年中逐渐由美国和俄罗斯各方的约 2000 枚下降到美国的约 900 枚以及俄罗斯可能为可比数量的同时，没有理由将任何核力量维持在一触即发警戒状态。
4. 美-俄于 2002 年 5 月达成的协议对多弹头导弹或无论任何一类导弹都没有设定限制。这一缺失将被证明为不利于稳定的，在美国推动发展和部署导弹防御并抛弃《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背景下就尤其如此。美国部署导弹防御将推动两国将其战略力量维持在一触即发状态，其结果是由误算而带来核战争的风险，这一后果还将由于俄罗斯依赖多弹头导弹而扩大。

重新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尤其会带来麻烦。1993 年，俄罗斯改变了其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在其 2000 年 1 月的《安全概念》中声称，核武器可以被用来“击退武装入侵，如果解决危机的其它所有手段都已用尽”。这一政策仍然有效。

在美国，2002 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声称，核武器将“与新的非核战略能力结合在一起”，这些非核战略能力包括先进的精确制导的常规武器。⁴《核态势评估》还扩大了可以使用核武器的条件。俄罗斯、中国、北朝鲜、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被指名为可能的核打击目标。《核态势评估》也指示出令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出现的“直接事件”，诸如“伊拉克攻击以色列或其邻国，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或就台湾的地位发生军事对抗。”《核态势评估》声称，核武器“可以被用来对付能够抵抗非核打击的目标”，或作为对使用核、生物或化学武器的报复，或“在发生出乎意料的军事发展时使用”。

虽然《核态势评估》不是“总统决策指令”（最后为公众所知的一份是克林顿总统在 1997 年签署的），但它由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签署，显示了美国核规划中非常强烈的趋势。而且，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机构的主管约翰·高登将军在美国参议院一委员会作证时说，《核态势评估》“重申了核武器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关键因素。”2000 年《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的 13 个步骤呼吁降低核武器的作用。与此相反，美国扩大了使用核武器的选择，这一行为遭到《纽约时报》一篇题为“作为核歹徒的美国”的社论的指责。

美国的计划还削弱了美国向《核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成员国做出的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这些政治性保证是强化《核不扩散条约》时讨价还

价中的组成部分，并在争论中被认为具有法律约束性，这尤其是因为这些保证的重申与 1995 年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相关。

美国的导弹防御政策还与《核不扩散条约》对保持国际稳定和维护《反导条约》（作为 2000 年《核不扩散条约》13 个步骤的组成部分）的承诺背道而驰。美国退出了《反导条约》并继续强调导弹防御在其总体军事战略中的作用。根据《核态势评估》，战略导弹防御的有限部署可能在 2008 年之前出现。

在《核不扩散条约》的五个核武器国家中，美国和中国还没有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包括美国在内的五国都继续强调暂停核试验，但美国在积极保持恢复核试验的准备状态。⁵美国的立场破坏了它在 2000 年《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有关尽早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的承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强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仅其本身是项关键性的协议，而且它对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中有关“停止军备竞赛”的内容也至关重要。进一步来说，在《全面禁核试条约》谈判中所做的承诺及其所暗含的条约生效条件对 1995 年做出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的决定很关键。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正大力投资一个经改进的用于维护、研究和发展核武器的基础设施。美国能源部 2002 年的预算要求获得近 60 亿美元的拨款，其理由是“灵活地维持我们持久的核武器库存、使当前的武器适应新

的使命、或在需要时将新武器装备部队都取决于健全的库存管理计划……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核武器生产基础设施。”60 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冷战期间相应活动的平均费用。

《纽约时报》报道说，《核态势评估》“证实需要改进可以被用来摧毁地下设施和加固工事的‘钻地武器’”，并呼吁既需要低当量武器来减少核尘埃又需要高当量武器以攻击深藏在地下的目标。根据《核态势评估》，于 2002 年 5 月开始了一项关于使现有核弹头适应于新的 5000 磅“钻地”弹药的研究。美国在 1996 年就部署了经改进的具有钻地能力的核武器——B-61-模型 11。但是，美国国会在该年抵制了发展“强有力核钻地弹”的拨款请求。

美国的长期维持和改进其核武器基础设施和核武库的计划既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精神，也违背《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和承诺，以及 2000 年关于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的承诺。没有迹象表明，（《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裁军义务已经被整合到（美国的）国家核规划中，而这是人们认为根据国际法庭所做的权威性解释和 2000 年对消除核武器所做的明确承诺现在所应该做的。相反，援引该条款看上去仍是在用反意修辞法描述美国官员在国际环境中的所作所为。

除了中国长期坚持不首先使用的立场之外，没有实例表明，核武器国家的（战略）方针中在降低核武器的作用，或在遵循国际法庭的主张——

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总体而言是非法的。与2000年的承诺相反，在裁军大会上没有就将核裁军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做出承诺。也没有《核不扩散条约》的核武器成员国参加多边的削减和消除核力量的进程。中国声称支持彻底的核裁军，它与英国都表示愿意加入这一进程，但其前提是，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力量达到（比现在）低得多的水平。

长久以来，核武器国家一直将《核不扩散条约》理解为一项不对称的协议，它们给当前的无核国家施加了特殊的、强制性的义务，却仅要求自己做出宽泛、模糊的承诺——真诚地谈判核裁军，如果可能的话，在遥远的将来取得成果。1995年和2000年的（《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经由国际法庭1996年的咨询意见所强化，决定性地否定了这种观点。现在已经确立的观念是，《核不扩散条约》（对核武器国家和无核国家）提出了对称的义务要求。换句话说，《核不扩散条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事实上已经转变为一项核裁军和不扩散条约。

以《核不扩散条约》各种文件中设定的标准来衡量，核武器国家，尤其是美国，没有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裁军义务。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特定的领域里缺乏进展，显著地表现为美国参议院拒绝《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抛弃《反导条约》；另一方面，首要的是因为裁军没能成为国家核武器规划和政策中的推动力量。

为了履行其在《核不扩散条约》

中承担的裁军义务，美国以及俄罗斯应该点清并拆卸根据《莫斯科条约》要削减的弹头，进一步采取不可逆转的和可核查的削减，并促使其它核武装国家加入这一将导致可核查的在全球范围内消除核力量的进程。在达成消除核武器之前，美国和其它核武装国家应该通过诸如将弹头与其运载工具分离等方式可核查地降低其核力量的警戒，以达成“全球零警戒”的状况。美国还应该抵制《核态势评估》中所设定的对使用核武器选择的扩大化，它应该与其它核武装国家一起采取不首先使用的政策。

¹ 除非另有说明，参考资料请在“权力统治还是法治？评估美国在与安全有关的条约上的政策和行为”报告中查找，本文基于该报告撰写而成。该报告在网上位于：www.ieer.org以及www.lcnp.org。

² 约翰·伯勒斯是律师反对核武装国际协会位于纽约的美国附属机构——核政策律师委员会的行政主任。

³ 《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全文是：“每个缔约国承诺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就一项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

⁴ 来自《核态势评估》报告的引文可见于网上：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policy/dod/npr.htm（《核态势评估》摘录）。

⁵ 还有，美国和法国正在建造激光聚变装置，它们被设计用来在实验室中制造热核爆炸。这种爆炸违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第一条，该条款禁止一切核爆炸。英国通过向国家点火设施提供资金而支持美国。

核武器与不扩散：俄罗斯的观点

奥拉·亚罗辛斯卡娅¹ 博士

虽然《核不扩散条约》于 30 多年前生效，但现在的核武器国家超过了该条约签订前的数量。自那时起，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宣布它们自己为“核国家”，是 1968 年时存在的五个核国家的补充。以色列的核武器也不是个秘密。而且，其它 36 个国家拥有核电和/或研究反应堆，并由此被《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认为具有发展核武器的技术能力。

尽管俄罗斯议会（杜马）已经批准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布什总统和普京总统也在最近

签署了《削减战略进攻武器条约》（SORT）以使其核武库在下一个十年中下降到不超过 2200 枚弹头，不扩散机制中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停滞。在美国正式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后，俄罗斯于 2002 年 6 月退出《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削减战略进攻武器条约》尚未得到美国参议院或俄罗斯杜马的批准。达成无核武器世界的主要障碍之一是美国行政当局在核武器发展问题上的立场。

对于俄罗斯来说，在核裁军方面面临着两个主要问题：（1）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北约）扩展到俄罗斯的边境地区；（2）拟议中的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其它新的核倡议，它们体现在美国 2002 年公布的《核态势评估》的部分内容中。

北约扩展

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和世界面临新的地缘政治形势。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权力平衡遭到破坏。随着超级大国之一的解体以及失去平衡的国际天平严重倒向一边，许多后果呈现出来：

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等等。我将把我的分析限制在核后果方面，以解释俄罗斯在核裁军以及所谓的核威慑方面的

观点。

1991 年 9 月，美国总统乔治 H.W. 布什宣布削减包括美国海外基地的战术核武器在内的所有核武器。1991 年 10 月，苏联总统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俄罗斯将从非核国家的领土上撤出其战术核武器，这震动了世界。²俄罗斯从前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国家，也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撤出了它的战术核武器。国际上积极评价该行动，但在整体上没有注意到，美国的几百枚核武器仍然留在欧洲。³（现在仍有约 150 枚美国的

达成无核武器世界的

主要障碍之一是

美国行政当局在

核武器发展问题上的立场。

核武器留在欧洲。⁴⁾

然后，出现了北约这个核和政治集团向东扩展的情况。俄罗斯的专家们将北约扩大描绘为背叛。当戈尔巴乔夫弄垮共产主义帝国（尤其是柏林墙的倒塌、华沙军事和政治条约的解体、以及苏联军队从东欧国家快速撤出）时，西方领导人以及当时的布什总统不仅保证北约不会扩展，而且说北约会改变其军事和政治性质。

但是一旦苏联垮了，他们就“忘了”自己的保证并拒绝这种变化。在1999年4月的《纽约时报》时评中，前美国大使杰克·马特洛克证实了美国和西方其他领导人的这些“被遗忘”的保证。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是，他过于信任西方，而且他不认为必须有书面的条约或担保。他在其最近的书中以这一立场谈到了他的失望之情。⁵

当然，俄罗斯担心，与北约领土的扩展相伴随，核武器将被设置在新的北约国家的领土上。俄罗斯不把这一军事集团与和平与正义联系在一起。回忆一下西方领导人在苏联领袖尼基塔·赫鲁晓夫将苏联武器运到美国海岸、制造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反应：集体性的歇斯底里。现在的人们会认为，俄罗斯人乐意见到北约的核武器出现在他们的边境上吗？按照这一逻辑，俄罗斯是否应该将其核武器运到例如白俄罗斯或塔吉克斯坦或也许是古巴这些地方，以建立俄

罗斯的核威慑呢？

一些西方领导人说过，北约不会将核武器扩展到新的北约国家的领土上。北约领导人事实上保证过北约根本不会扩展。⁶然而，有好几个记录在案的例子表明，北约不打算将其核武器撤出欧洲，或放弃增加它们：

现在的人们会认为，

俄罗斯人乐意见到

北约的核武器

出现在他们的边境上吗？

► 1994年9月，一份《核态势评估》得出结论，美国核武器将留在欧洲以具体体现美国对北约承诺。⁷

► 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在一份报告中告诉（美国）总统：“美国没有单纯地一国的威慑态势；它将其核武库的威慑保护延伸到其盟国。美国核态势的一个非常进步的方面是，它就部分而言是国际的核态势。《核态势评估》强烈地支持延续对北约和太平洋盟国的承诺。”⁸

► 1995年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将军在国会声称，为保卫盟国，核炸弹将留在欧洲。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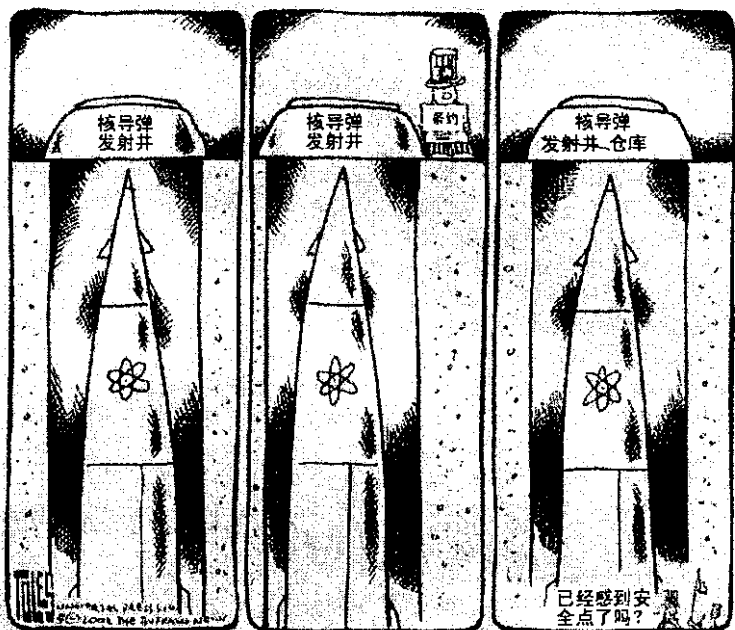
► 1995年夏，在考虑北约的新“候选”国家时，（美国）国防部长佩里和沙利卡什维利将军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清楚地说明他们对核武器可能部署在其领土上的立场。¹⁰五个国家同意部署北约的核武器，它们是：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1995年九月末，北约秘书长威利·克雷斯宣布，成为北约成员的东欧国家将不承担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义务，但是可以讨论在那里设立新的核基础设施。¹¹但是，如果没有人计划将核武器设置在新的北约国家中，又为什么要设置核基础设施呢？

官员们是否认识到，核威慑意味着设置在某处的核武器也就成了另外的核武器打击的目标？北约的观念真的认为，那样的措施会加强中、东欧的安全并有助于核裁军进程吗？我非常担心欧洲的这种核威慑会令军事手段摧毁彼此以及我们美丽的世界。

2002年5月当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成立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一方面，俄罗斯现在在政策和项目的有限范围内成了北约19个成员国的伙伴。然而，问题依然如故，在北约继续向俄罗斯边境扩展时，俄罗斯为什么要同意这样一个新组织呢？俄罗斯官员宣布说，他们明年秋天不会去参加北约在布拉格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北约将讨论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同盟的问题。但是，北约看上去并不担心俄罗斯的不赞同。

专家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具有不同的看法，鉴于俄罗斯加入了北约。我



由布什总统和普京总统于2002年5月24日签订的《削减战略进攻武器条约》要求美国和俄罗斯到2012年将所谓的战略核弹头（该术语未经界定）限制在1700-2200枚。然而，该条约没有要求销毁运载系统或拆卸弹头。替而代之的是，华盛顿计划将超过部分的弹头储存起来。

的个人观点是，这一步骤可能可以削弱北约作为军事组织的性质。北约已经成了一个过分庞大的帝国，象每个帝国一样，它迟早将崩溃。

核裁军进程的停滞在北约-南斯拉夫战争开始后变本加厉。¹²犬儒主义的决定性一击是北约在其50周年时宣布的新概念：建立北约的“权利”以在同盟不满意的任何国家做出决定。这种民主是后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吗？

《反弹道导弹条约》

俄罗斯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美国在核扩散问题上的立场。我在这里主要讲的是当代核不扩散努力的基石——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俄罗斯反对美国的建造所谓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并想要维持《反导条约》。事实上，普京总统和俄罗斯外交部的官员详细列出了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推进国家导弹防御部署时俄罗斯将实施的“制裁”：¹³

- ▶ 俄罗斯联邦将停止与《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关的工作。（《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以维护和遵守《反导条约》为条件的。）
- ▶ 俄罗斯联邦将取消对《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批准。俄罗斯已经这样做了。（美国仍然没有批准增加了俄罗斯杜马附议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 ▶ 非正式的《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将停止。
- ▶ 正在实施中的 1991-1992 年单边倡议将停止并重新审议。
- ▶ 俄罗斯将退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其它重要的国际核不扩散条约将面临同样的命运。这些“制裁”是在约两年前美国行政当局首次宣布它想废弃《反导条约》时宣布的。现在怎样呢？

2002 年 6 月 13 日，美国正式废弃《反导条约》。该条约不再存在。然而，俄罗斯认为，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新的核扩散和军备问题。这将把世界进一步推向核战争的边缘。

为了使摧毁《反导条约》对俄罗斯和世界来说不那么痛苦，美国正试

图给这碗苦药里加点糖——同意俄罗斯总统的提议，削减两国战略核武库中的一些部分。俄罗斯提出双方各自削减到 1500 枚核武器，但美国仅同意

**这一新条约更象
一件公关品
而不是一份严肃的文件。**

将核武器削减到 1700-2200 枚战略核弹头之间。这是 2002 年 5 月 23-26 日普京-布什在莫斯科高峰会议前谈判的主要课题。俄罗斯同意了美国的立场，并签署了一份反映美国立场的新条约。尽管美国原来不屑于达成正式条约，但它最终还是同意了签署一份条约。

在谈判期间，俄罗斯提议限制分离于运载系统的弹头的规模和部署的战备程度，并呼吁彻底拆除这些弹头。但是，美国不同意。相反，华盛顿计划储存，而不是消除，这些与其运载系统分离的弹头。另一个令人失望的地方是，该条约允许两国以其自己的进度进行削减，抑或甚至可以逆转（这一进程）并暂时性地增加其力量，直到 2012 年该条约失效。而且，该条约没有涉及战术核武器。

这一新条约更象一件公关品而不是一份严肃的文件。它对于美国来说是份政治条约，而对俄罗斯是份经济条约。两国都试图在世界面前保留些面子。

美国的《核态势评估》

在美国《核态势评估》的部分内

容于 2002 年 3 月被公开之后，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凡诺夫宣布，俄罗斯在准备 2002 年 5 月莫斯科高峰会谈中可能调整它自己的立场，并还将至少不会销毁部分拆卸下来的核弹头。¹⁴然而，部分由于其经济形势，俄罗斯继续重构其战略核武库。看上去，在不远的未来，俄罗斯的核武库将减少三倍。

这一情形令人想起一段旧事。在美国总统罗纳

德·里根想要修建核伞（所谓的星球大战）时，戈尔巴乔夫于 1986 年 1 月 15 日提议两国以拆除它们的所有核武器相代替。但是，里根不同意。¹⁵保护这一星球免受核战争威胁的最重要机会之一丧失了。另一个机会出现在苏联解体时：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可能已经决定要消除它们两国的核武库。虽然核不扩散的局势很复杂，我认为我们现在碰到了第三次机会，尽管那一新条约非常弱势。

俄罗斯对《核态势评估》中提出的新挑战以及对（2001 年）9 月 11 日后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的回应是，它也许会改变其自身在未来的军事计划。¹⁶俄罗斯对北约和美国的军事力量扩展到前苏联在亚洲和高加索的加盟共和国的领土上表示关注。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和格鲁吉亚已经宣布，它们是美国和北约的战略伙伴，美国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军事基地。土耳其根据北约在格鲁吉亚马纽利的军事标准改造机场，它将可供包括重型轰炸

机在内的许多类别的飞行器使用。按照俄罗斯军事专家的说法，该机场的重建可能与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有关，它可能被用来作为部署反导弹激光武器系统的场地。¹⁷这些种类的激光武器在美国已经存在。

**布什总统声称
它的《核态势评估》所针对的
是所谓的歹徒国家，
但就地缘政治而言，
它也为美国提供了
控制俄罗斯领土的能力。**

布什总统声称它的《核态势评估》所针对的是所谓的歹徒国家，但就地缘政治而言，它也为美国提供了控制俄罗斯领土的能力。如果美

国在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或阿富汗的领土上部署装备激光武器的波音-747，它将能控制的就不仅仅是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部分领土，还有中国和俄罗斯的部分地区。

美国和北约的领导人认为这些国家会同意在它们的边境出现这种局势吗？很明显，这些发展将给这些国家合理的理由去采取措施保卫它们自己。这也很有可能刺激它们去发展和建造新的武器，其中可能包括核武器。

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也给中国新的动力以建造更多的核武器。现在，中国拥有约 20 枚可以打到美国的核武器。谁能相信中国会同意美国的用核“伞”罩住台湾和日本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呢？

大多数俄罗斯人不希望将钱花在新的大规模毁伤性武器上。他们希望在经历了多年的共产主义集权体制以及转型期间的混乱之后过上新的、和

平的生活。俄罗斯希望建立它的市民经济而不是军事工业。但是，部署以太空为基地的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以及《核态势评估》中的论点将刺激俄罗斯去建造新的核武器。

仅从俄罗斯的角度，我讨论了美国新的核倡议可能对世界和平造成的影响。但是，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核态势评估》以及北约扩展威胁整个世界的秩序。每一个国家都将为这种核孤傲付出其政治和经济代价。

核威胁和核武器是弱者、被压迫者和不负责任者的最后诉求。人们必须非常迅速地行动起来以制止这一导向核战争的行动。

¹ 亚罗辛斯卡娅博士是生态中心（莫斯科）的主任，核不扩散问题专家，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前顾问。该社论的雏形是其在能源与安全研究所于2002年4月9日在纽约召开的大会上的发言：“核危险与安全条约的现状”。发言的记录稿可在网上见于 www.ieer.org/latest/npt02ay.html。

² “戈尔巴乔夫有关核武器声明的全文”，国际联合通讯社，莫斯科，1991年10月5日。

³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约翰·多伊奇于美国国会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关于《核态势评估》结论的情况介绍”，第103届国会，第2次会议，1994年9月22日；汉斯·M.克里斯坦森和约书华·汉德勒：“520枚被遗忘的炸弹：美国和英国在欧洲的核武器是怎样削弱《（核）不扩散条约》的”，绿色和平国际，1995年。

⁴ 威廉·阿金、罗伯特·S.诺里斯和约书华·汉德勒：《盘点：世界范围的核部署1998》（华盛顿特区：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1998年3月，表格5，第16页。

⁵ 米哈伊·戈尔巴乔夫：《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莫斯科：法格里亚斯出版社），1999年。

⁶ 克劳斯·诺曼将军：“向俄罗斯提供安全而不要针对她”，*Izvestia*，第2228期，1996年12月3日。

⁷ （美国）国防部长威廉·J.佩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M.沙利卡什维利将军、国防部副部长约翰·M.多伊奇和肯尼思·贝肯的新闻发布会，新闻放送，1994年9月22日。

⁸ 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给总统和国会的年度报告”，华盛顿特区，1995年2月。网上见于 www.defenselink.mil/execsec/adr95/npr-.html。

⁹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M.沙利卡什维利将军：“在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的态势声明”，1995年2月9日。

¹⁰ “Yaderniy Control”，第14期，莫斯科，1996年。

¹¹ 同上。

¹² 见：弗拉地米尔·艾克梅茨：“鉴于巴尔干危机的核危险”，《科学用于民主行动》，第7卷，第4期，1999年7月。

¹³ 尤利·卡普拉罗夫大使：俄罗斯外交部在2001年1月18-19日在罗马举行的“导弹威胁与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对全球安全的影响”论坛上的报告。

¹⁴ www.Lenta.ru，2002年3月15日。在（美国）《核态势评估》中，俄罗斯和其它国家一起被指为潜在的敌人；网上摘录见于 www.globalsecurity.org。

¹⁵ 米哈伊·戈尔巴乔夫：《生命与改革》（莫斯科：诺佛斯蒂出版社），1995年，第21-51页；阿那托利·多伯雷宁大使：《非常机密地》（莫斯科：阿弗托），1997年，第632-635页。

¹⁶ 瓦雷利·穆金：“军事计划将重新定向在设计新的核武器与高精度武器”，www.strana.ru，2002年3月23日。

¹⁷ 同上。



原子迷宫

秃顶博士的爱犬伽玛需要您帮助它完成这一填字游戏。它并不象看上去那样简单。与常规的填字游戏不同，这里没有黑格显示每个答案中字母的数目。提示：每个答案都是首个字母的缩略语。没有答案被重复使用。



全球 安全 填字 游戏						1		
				2				
			4					
		5		6				
		7				8		
9								
				10				

横向：

1. 将破坏横向第 3 项的系统。
2. 莫斯科条约
3. 美国于 2002 年 6 月废弃的条约
6. 西方军事集团
7. 美国的某些项目，它们可能破坏美国于 1975 年批准的条约
8. 发表咨询性意见，该意见认为威胁和使用核武器在总体上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律背道而驰
9. 核裁军条约
10. 美国单边提出对该条约的核查条款施加限制；没有其它国家现在这样做

纵向：

1. 五角大楼的文件，所勾画出的计划和政策违反纵向第 5 项和横向第 9 项的精神，如果不是文字的话
2. 美-俄军控协议
4. 美国没有履行该条约要求的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义务
5. 美国和法国通过建立激光聚变设施正准备违背该条约
8. 美国在条约上签字以创制这一实体，但现在反对它

将您的答案通过传真 (1-301-270-3029)，电子函件 (ieer@ieer.org)，或邮件 (IEER, 6935 Laurel Ave., Suite 204, Takoma Park, Maryland, 20912, USA) 寄给我们。截止日期为 2002 年 10 月 11 日，以邮戳为准。能源与环境研究所将给 25 名寄来完整答案者 (截止日前) 每人最多 10 美元的奖金，答案对错不论。正确答案的提供者如果超过一份，将随机抽取一份授予 25 美元奖金。提供答案的国际读者，作为现金奖金 (根据汇率) 的替代，将收到能源与环境研究所与核政策律师委员会于 2002 年 4 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权力统治还是法治？评估美国在与安全有关的条约上的政策和行为”。



《科学用于民主行动》以往热门各期

如果您发现本期《科学用于民主行动》很令人感兴趣，不妨查阅一下以下的以往各期。它们可以在网上找到，地址是：www.ieer.org/sdafiles/

“法律与核设施”——《科学用于民主行动》，第9卷第3期，2001年5月。

主要内容有：

- 核武器与国际法 撰稿：梅拉·达坦
- 北约内的核分享：合法吗？ 撰稿：奥特弗雷德·纳索尔
- 核法律：有关核武器的法律文件摘选

“核武器与法治”——《科学用于民主行动》，第8卷第2期，2000年2月。主要内容有：

- 核防御与进攻：美国政策分析 撰稿：阿琼·麦克贾尼
- 法治还是核混乱？ 撰稿：阿琼·麦克贾尼
- 核查案例研究：《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达成持续的核裁军——《科学用于民主行动》，第6卷第4期以及第7卷第1期（合期），1998年10月。主要内容有：

- 实现持久的核裁军 撰稿：阿琼·麦克贾尼
- 仅有条约还不够 撰稿：阿琼·麦克贾尼
- 南亚核危机
- 纯聚变武器？ 撰稿：希斯汉姆·泽里夫、阿琼·麦克贾尼
- 核武器的代价
- 核威慑之道德：美国和平主义天主教教们的评价

订购纸质版，请联系：ieer@ieer.org或致电 1-301-270-5500。需要多份的，请支付费用。

能源与环境研究所通讯地址：

6935 Laurel Avenue, Suite 204
Takoma Park, MD 20912, USA

